

虚拟成就一篇传奇

古城 地火

李
株◎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虚拟成就一篇传奇

古城 地火

李
株◎著

華華出版社
HWA HW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城地火 / 李株著. —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80142-812-7

I. 古…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3647 号

古城地火

作 者: 李 株

责任编辑: 陶 乐

装帧设计: 索彼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 话: 010-82885151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28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42-812-7/I · 383

定 价: 28.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古城
地火

似曾相识君记否

地火几曾燃春城

古城地火

目录

一	1
二	12
三	36
四	49
五	61
六	69
七	76
八	82
九	87
十	95
十一	108
十二	121
十三	127
十四	141
十五	148

古城地火

目录

十六	156
十七	168
十八	177
十九	195
二十	206
二十一	215
二十二	227
二十三	236
二十四	250
二十五	257
尾声	265

古城地火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

李仲华忙不迭地赶着路，越临近城下内心越不安。发人怀古的六朝古都，城墙上早没了旌旗猎猎、甲兵巡行，却远远看见一个人的“图影”贴在城门洞的外墙上。

趋前一看——是一方画像的悬赏告示，写的正是自己的姓名、籍贯，还有罪名——“曾任电报局共匪书记、安康特委书记……鼓动工潮，接应共匪入陕，并密谋兵暴……”，其他都是官方惯用的悬赏缉捕文字。

那画像凶狠丑陋，脸上还添了几颗麻点。而他现在衣着阔绰、仪表堂堂，正慢慢地擦拭墨镜，待

擦好后又戴上，立刻遮住了他那十足矜持的脸。他在人堆外心想：没错，那些事爷爷都干过，就是把我画丑陋了……心底另一个声音在催促他：快走吧，别误了大事！

他一进古城关厢，耳朵里立即塞满乞讨声、杂乱的叫卖声，眼前尽是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河南难民。其中还有淌着鼻涕梳着冲天小辫的孩子、盲者和肢残人。他快步穿过那些小摊小贩，拐进一条清静街巷，在一家风箱店铺要了两碗醪糟甩蛋，大口吞下。

他摸出怀表——刚过中午十二时，离接头时间还早得很，只好混迹于街头的人流中，漫无目的地消磨时间。古城隍庙内，是一片估衣旧物叫卖声，杂沓的脚步和双双睁大的眼睛。“民乐园”依然是艺人们的天下，演唱着豫剧、秦腔和各种鼓词……三教九流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他走着走着，没有发觉身后竟拖了条“尾巴”。那人尾随他走了一段路，突然横在他身前：“先生贵姓？”

李仲华佯作未闻，坦然前行。

对方不依不饶：“先生贵姓？”

“鄙人姓李，字——”他盯视对方，没有把话说完。

对方像捕获了猎物，嘻嘻笑着：“你是李仲华局长吧？请到寒舍坐坐。”

李仲华愕然：“什么李仲华局长？你仔细看看我——”随即摘下礼帽。他知道墨镜、假髭足以改变他的容貌。“鄙人——李字头上还加一撇那！姓季，表字汉升，在泾渭洋行供职。”说着拿出一张名片：“你老兄仔细看看！想发横财，恭维错人了。”

围观人顿时哄笑。陌生人还欲纠缠，忽然闪出一个壮汉：“季老板！他是个浑人，不值得和他过话，你跟我回家去！”

陌生人愕然。

中年汉子名叫叶新甫，是李仲华早年拜把的弟兄，生死之交。两

人三弯两转就到了他的寓所。

叶新甫：“多年不见了，碰得好不如碰得巧。那小子是什么人？”

李仲华：“小弟为养家糊口，东奔西跑，今天你我弟兄真是碰巧了。刚才那无赖叫孙剑峰，是电报局长黎敬宾的爪牙，有奶就是娘的货。”

叶新甫：“你跟他结仇了？”

李仲华就把电报局开展“饿工”运动，孙剑峰给黎敬宾局长出了歪点子，把他调派到安康，在那里为给员工发薪饷，又同县长闹翻了的情况；以及被城防司令张飞生下了大狱，孙剑峰又去挑唆张飞生杀他的事，扼要地说了一遍：“后来多亏一个朋友劝住张飞生。”

叶新甫：“你那朋友叫什么？”

李仲华思忖着，还是没说。

叶新甫：“你不好说就算了。你看要不要收拾了这姓孙的？”

李仲华摇摇头：“眼下我正在难中，不想再添是非！”

叶新甫：“那你就到我这山头来怎样？虽不能荣华富贵，也保你平安无事。咱们还是兄弟相称，大哥不大，小弟不小，讲的是平等。”

他说着揭起盖在墙上的帏帘，现出一幅明太祖的画像，那是当时洪帮供奉的老祖宗。

李仲华摇摇头：“我这块料，‘模子’已经抠定了，不好轻易改弦。”

叶新甫：“好！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你看大哥能帮你做些什么？”

李仲华托他到书院门三十四号，看自己家里还有人没有。再就是到大差市十八号找一位叫罗兴运的老师。见到本人后再拿出这个信物——一块欧米茄牌怀表，说表主人问候你哩！然后听对方说什么。如果对方不放心就说他怕把‘尾巴’引到你府上。

叶新甫答应得非常爽快。

入夜，上演秦腔的“易俗社”散场了，李仲华故意落在人群后面，

弯进一个路灯稀少的小巷，看没有人尾随也就放心了。他停在一户门口用暗号敲门。其时，省委临时委员兼军事书记向越早在门后等候了，听着又敲过二遍才轻声问：“谁？”

“街坊嘛。”

两个人在灯光很暗的屋内坐定。

向越：“还不到约定时间，你就来了？”

李仲华：“你不也是早在门后等候了吗！”

向越：“情况吃紧，官方又下了海捕公文捉拿你，哪能不着急！先说说情况吧，不！你还是先喝点，要什么酒？”

李仲华要了家乡的“西凤”，斟满一杯，捋起袖子，一仰脖就把空杯墩在桌上。

向越：“想起来了，还有点腊味哩。”

李仲华用两个指头捏起一片肉，悬高——然后让它掉到嘴里，有滋有味地嚼着。才半年不见，他竟增加了几分江湖气。

向越急不可待地：“情况呢？”

“唉，你把心掏空了，抹去‘陕南苏区’，也忘记咱那个军吧！”李仲华黯然，他说着把一杯酒洒向地下，作为对那些烈士们的祭奠。

向越痛苦地注视着他。

李仲华：“长话短说吧。我在安康，被汉中警备司令张飞生关在死囚牢里，经过里里外外的营救，放了出来。说是已被‘驱逐出境’，其实我就藏在电报局一个接线生家里。不久就接到你派我去汉南（汉中）地区，联络新起义的红二十九军的指示。我风风火火地赶到西乡县，可是出城不远就被人从后面扭住了胳膊……”

李仲华叙述那段经历，真使人惊心动魄……

陕南西乡县的马儿岩，背靠巴山和米仓山，面临丘陵水田，地势险要。岩顶就像马背中间的马鞍部位，比较平坦，东西两头像马头和

马尾，而且各有一座庙。岩上大树合抱，常年绿荫铺地。平时这里人迹罕至，现时插着一面红旗：“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部就驻扎在马头部的庙里，马尾部的庙里驻扎着军部手枪连。

一个士兵跑到军部办公的大殿，气喘吁吁：“报告！捉到一名探子。”

“谁是陈论军长？”“探子”被押解上来，环视在场的军政领导人，反先发问。

陈论：“我是军长。你是什么人？”

李仲华：“松绑吧！我身上没武器。有一封信，看过就知道了。你要是胆小，绑着我也可以。”

陈论看过信后，亲自给李仲华解开绳索，俩人去了配殿。回来时他对在场的人说：“他不是探子，是贩卖军火的生意人。我让他暂时到刘绪金那个团等消息去了。”

大殿上只剩下政委时，军长才小声说：“他就是李仲华。现在是省委的特派员。省委批评我们放不开手脚开展苏区工作，不敢打土豪劣绅，只顾拉拢地方反动武装的头头。”

政委：“我们马上打土豪，就先要处决熊振川。他是新归顺的游击司令张大万的干老子。怕是这样一来军心就不稳了。我们是不是把部队先拉到四川去，整训一个时期？”

他俩对这事没有把握，最后商定两天后召开陕南党政军联席会，请李仲华也参加讨论省委的指示。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消息竟被敌人的“内应”偷听了。

西县的冬青垭子村，四周林木苍翠葱郁。这里是起义军一个团的驻地，只有这个团是二十九军的主力。团长刘绪金起义前就是共产党员，正给李仲华摆弄手枪，教他射击。然后两人回到屋内饮酒。

刘绪金：“再来一杯！这里的白河老窖虽比不上‘西凤’，可也挺

甜绵的。”

李仲华：“我酒量不行，喝多了头晕。”

“那你可得学学，要学会逢场作戏，见酒不饔，喝多不醉。”

李仲华开心地笑了：“见酒还能不饔！”

刘绪金已经喝多了：“大兄弟，跟你说回心里话，这里名义上是个军，可除了我这个团和军部的手枪连、教导队以外，其余的都是靠不住的乌合之众。一旦敌人来攻，真能拉出去打两下子的也就我这个团。如果真有情况，到那时候，我就得顶着枪子儿上。唉……”

李仲华：“你别想得太悲观。”

“不是悲观，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他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你将来回了西安，能照顾一下我家里就感激不尽了。她叫周彩莲，在棉纺厂做工，住西华门三号。”他边说边抽出一支短枪，枪柄上嵌着黄灿灿的外皮，上面雕着精细的花纹：“枪挺好玩，中看不中用，子弹难找。这还是先人当捻军（义和团），同洋人打仗时的战利品。你揣上做个纪念吧！”

李仲华当即揣上枪：“大兄弟你放心吧！见枪如见人。我们休息半天就去参加会议。”

刘绪金这么快就跟李仲华掏心窝子，确实是情况紧张。这批热血的年轻人，是四方面军路过时才发展起来的“火种”。新成立的部队没有时间整训，他们既缺乏军事经验，又没有地方工作的锻炼，而目前敌人又很猖狂，单只利用起义军的缺点就能得手。

在陈论召开陕南党政军联合会议的当天，距马儿岩不远的骆家坝村，头目张大万家中挤着一伙人。张大万站在一条木凳上，用袖头抹过油腻腻的嘴，举拳过头破着嗓子喊：“我张大万不是游击支队司令啦，我还是神团团团长。陈论把我干老子熊振川杀了。他们下一步就是除掉我，然后下你们的枪，把弟兄们押解到四川去！”

人群顿时沸腾了：“反了！反了！”

张大万又喊：“今日咯我们打铁先下锤啦，晚了活不成！四乡八邻都运动好了。县里绥靖公署的队伍也出城了。我们先下陈论的枪！怕死的钻婆娘裤裆里去！”

五、六十名反水的匪徒，他们喝过酒了，吸过鸦片了，被煽动起来了，个个眼睛通红，抄起枪跟张大万直奔马儿岩。路上不时遇见三三两两的叛匪，汇入这股浊流。

在马儿岩大庙的正殿里，军长、政委、总指挥、政治部主任等人正准备开会。

政治委员李良：“刘绪金和那个李仲华怎么还不来？”

陈论：“他们路远。我们先开始吧！”

这时在马儿岩的山垭口，张大万正带着一大帮人向岩上拥来。哨兵见是游击司令，丝毫没有怀疑，只是招呼道：“张司令怎么来了？还带了这许多同志哥？”

张大万：“给陈军长送信来了，有重要情况。”

哨兵正在诧异间，一个匪兵已绕到他背后，用刺刀把他捅倒。张大万拿起岗兵手枪：“乖乖，爷爷想你好久了。今天还靠你开洋荤哩！”他擦掉枪上的血污，卸下弹夹又按上，接着朝枪管里吹口气，心满意足，回身对一个小头目说：“你留在这里，听到枪响就和弟兄们往里堵，见一个放倒一个！”又吩咐另一个小头目：“你带一半弟兄去西岩下手枪连的枪。这可是性命交关的事，千万莫放他们到东岩来！”交代完毕，他带着其余的叛匪直奔东岩庙上的大殿。

刘绪金和李仲华急急忙忙地走在曲折的山路上。这路是条峡谷，有一道溪流在这里陡然跌落，形成一道细小的瀑布。下面是个潭，水清见底。天刚麻麻亮，群山翠绿，野花盛开。

刘绪金：“才交三月这里就插过秧了，家乡真是好地方。我们要能站稳脚，我想把她从西安接来，叶落归根。”

李仲华：“那，我得喝你的喜酒，久别如新婚。”

刘绪金：“到时把你灌醉，让你三天不得醒。”

忽然，两人听到不远处的枪声，赶紧疾步前行……

这时，张大万已经闯入祖师庙的大殿。“陈大哥，咱们去拉土豪吧！”话说到这里枪就响了。起义军的领导们，骤然面对张大万那张凶狠的脸和举起的枪。这一枪没有打中陈论，紧挨陈论的汉南地区书记却应声而倒。张大万刚拿到枪没有准头，他在慌乱中把子弹打光，然后飞快地跳出殿外。干部们醒悟过来纷纷掏枪追击，正好和从庙外冲过来的匪徒撞个正着。

左臂上还缠着游击队红布条的叛匪们异常凶悍，混战中，一名干部立时倒在血泊中。一把马刀正砍向陈论，突然出现的刘绪金，一枪结果了举刀的匪徒。这时西岩手枪连连的连长，带着十几名弟兄也赶来。他们后面还紧跟着—伙叛匪。于是双方在这块较为平坦的，长满大树的马鞍部展开了一场混战。

狡猾的张大万躲在一棵大树后，窥视着这场厮杀。陈论冲出匪群，滚下山去。政委李良臂部受伤，也顺着—条小路跑下。团长刘绪金把子弹打光了，夺过—把马刀劈杀起来。李仲华初次临战，倒也沉着，他也躲在一棵大树后打冷枪。他和张大万互相发现了，两人举枪对射。

手枪连连长看军长、政委已经脱险，又见还有几名干部打红眼了，于是高喊：“主官们莫发疯呵，快跑吧！”看到刘绪金还在恋战又喊：“刘团长快回去指挥部队！”刘绪金猛然省悟，招呼李仲华绕着大树冲下岩来。岩上的战斗接近结束。手枪连的战士们子弹打光了……连长中了张大万的冷枪。叛匪们追下岩去，岩下有几条小路，叛匪们分散开。追赶刘绪金的叛匪是个小头目，他被刘绪金打伤，众

叛匪犹豫了。其中一个说：“我们十个不敌刘绪金一个，他是老行伍！”……

呆坐着的向越难过地：“难道我们就这样完了？”

李仲华把酒杯推过去，杯子翻了，酒洒到桌子上。

李仲华：“可惜啊！”

向越：“听说我们的人都死得很惨。”

李仲华：“军长、政委先后被俘。教导队队长在混战中牺牲。总指挥孟芳洲逃出来了，却在和四川交界的界河里被一个‘内应’杀害了。主力团和教导队没有人指挥，全都溃散了。”

向越：“你和刘绪金呢？”

李仲华和刘绪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眼冒金星。回头观察，没看见匪徒们再追来。这时他们听到了水声，溪流从高处溅落，周围忽然变得很静。他俩口干舌燥，趴下来把嘴贴着水面，这时李仲华耳内灌进一种异常的啸声，眼前金星一闪，就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才听见似乎距离很远的声音：

“咦！这不是那个探子吗？”

“那他是咱们的人还是赤佬？”

“谁晓得他是真探子、假探子还是赤佬？莫非昨天是赤佬……哎哟！我们自己昨天也是赤佬哩！”

“弄不清楚了，问主官去。”

一个小头目：“摸摸他心口？”

“刚摸过，摸不到啥了。”

“不管他是啥，阳世上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留他在这里吃水吧！”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看到天上闪烁的星星。天亮前发现身边

有一根折断的木棒，还有大片血迹。那肯定是刘绪金的血，但是没有发现尸体。他爬进灌木丛里藏了起来。

向越关注地问：“不知道还有没有干部活过来？是不是有部分队伍拉到四川去了？四方面军的人到底过来没有？”

李仲华：“我倒是听说政治主任王大舜没被敌人捉住，敌人到现在还在到处进行搜捕。四方面军的人确实到过镇巴，也派人到处找王大舜，听说已经返回四川了。以后找到没找到就不得而知了。”

向越：“我派廖祥云营长去踩点，委任陈芝敬和你分别担任团长、政委去恢复二十九军的事呢？”

李仲华：“你让廖祥云和谁联系？”

向越：“苏维埃粮食委员会主任严明发。”

李仲华：“你没有想到吧，严明发就是‘内应’！孟芳洲就是叫他打死的。廖祥云一去就陷入罗网了。我和陈芝敬，首先找到陈论的妻子唐素贞。她把自己的亲弟弟唐明勋叫来介绍情况，说那里的场面叫人怵目惊心。我们扮作进香的客商上了马儿岩。但见庙门里外，草丛边上依然有黑色血迹，还看见断肢残躯，实在不忍目睹。”

从岩上下来，夜里我们就宿在山洼中的一个棚户家。张大万组织的“护田队”，执刀荷矛，满含敌意地看着我们。“护田队”组织严密，家家户户坐地连保。下半夜，唐明勋跑来说：“你们快跑吧！张大万发觉你俩了。眼下，这里没人敢闹红了！”

出来一看，灯笼火把已经逼近。我和陈芝敬只能分路逃离了。

向越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这么说真的完了。依你看这里的教训呢？”

李仲华：“我想……他们要不急于处决熊振川，张大万也许不那么快就反水。”

向越：“你说什么？连中央苏区都是先打土豪、分田地，做下层

工作……”

李仲华：“处在他们的地位可能左右为难。另外‘内应’的祸害也不小。陈论的司书也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他把偷听到的情况，添油加醋统统报告给张大万了。”

向越：“‘内应’简直是太可恶了！”

李仲华感慨地：“我还觉得省委若不在当地就很难发挥作用。你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向越叹口气：“现在的形势很严峻，革命正处在低潮，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出走了，还有的甚至投敌叛变了。陕北的红二十六军也吃了败仗，你自己也暴露了，到处画图悬赏捉拿你。敌人要趁此时彻底瓦解陕西的党组织。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已被任命为临时省委委员。听明白了吧，这是前仆后继！下一步——你跟我去上海找杜平和党中央去。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在恶劣情况下要随机应变。你的那块‘欧米茄’表还在吗？我们还用它做个信物。今天太晚了，你在这里打个瞌睡吧！我们后天就走。”